

# 人文、生态与社区

——重温帕克《城市》

田 耕

在社会学的历史上，芝加哥学派和中国学界最为人熟知的渊源，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燕京社会学派将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1932年，执掌燕京社会学的吴文藻先生邀请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帕克教授（Robert E. Park）来北平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讲授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吴文藻对帕克代表的芝加哥社会学赞赏有加，不仅参加了帕克主持的“集合行为”和“社会学研究班”的讨论，更对芝加哥社会学的学术源流及知识贡献上的长短之处，有异常清醒的认识（吴文藻，1933）。正当盛年的芝加哥学派和迅速成长的中国社会学家有了直接的联系。帕克的讲座收到了比在美国更为热烈的回应，也影响了一些才华横溢的中国社会学者。帕克的燕大之行将芝加哥学派的一些核心的思想和研究路数与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连在了一起。

当时尚在燕京社会学读本科的费孝通先生，不仅留下了关于帕克在北平讲座的详细笔记，也记下了他对帕克所讲的社区研究的基本感受（费孝通，1999a）。尽管费先生对帕克关于中国城乡分野的研究设想颇有质疑，但他进入研究生后的第一个田野工作，即对广西花篮瑶的研究，却明确显示了他学习芝加哥式的社区研究的痕迹。和同时代盛行于中国西南的民族一边疆的研究相比，费先生的著作敏锐地将汉族移民进入对瑶家社会的改变放在了社区变迁的视角下进行考察。流动、迁徙、移民和融合等主题，被富有想象力地从城市研究带入了传统上被历史研究主导的民族边疆研究（王利平，2016）。这个转移，在费先生留学英国归来，接替他的老师吴文藻主持“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之后仍然可见（费孝通、张之毅，2006）。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年代，催生了早期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些实践。

非常巧合的是，被吴先生所欣赏和被费先生带入边疆民族研究的社区研究路数，很大程度上是芝加哥学派变革自身传统的产物。在进步主义之后的美国社会学，帕

克和他的学生们通过对城市社区的研究，有力地改变了芝加哥乃至美国社会学的风气。这个改变如何而来，重要性在何处，是本文想要介绍的。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虽然帕克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在知识上的贡献和影响力已被公认，但这个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期却并不长久。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界，尤其是学术市场的震荡终结了芝大社会学对年轻的美国社会学（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的统治（Camic, 2007: 242 - 243）。战后的芝加哥学派经历了一个接近 20 年的不稳定期，对芝加哥学派的继承和再创也在这段时间内摇摆不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个十年（1945 - 1955），哈钦斯校长（Robert M. Hutchins）在“伟大传统”（great traditions）观念下对芝大社会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哈钦斯的主持之下，芝大的文理师资首次从一个校级的统一体变成了持续至今的四大学部并列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本科生学院作为贯彻阅读经典最重要的机构，在芝大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哈钦斯认为应该在这样一个学术的母题中孕育社会学这样的专门学问，而不是相反。因此，此前的芝加哥学派在机构上被分为社会学系和本科生的社会学学部。而后者在哈钦斯执掌芝大的十年中，显然是真正的芝加哥学派。

引人注目的是，哈钦斯的芝加哥学派招收了很多认同伟大人文教育传统的社会学家，构成了一个为期短暂，但是影响深远的隐形芝加哥学派。这其中包括了第一流的弗洛伊德学者瑞夫（Philip Reiff），深受韦伯影响的神学、历史学者尼尔森（Samuel Nelson），为中国学界熟悉的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和科塞（Lewis Coser），以及罕见地能在两个社会学系都任教的希尔斯（Edward Shils）（Abbott, 1999: 37 - 39; McNeill, 1991: 102 - 165）。哈钦斯离开后的芝加哥学派重新统一于社会学系。<sup>①</sup> 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贾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出任系主任的时候。贾诺维茨重新确立了社会学系的发展方向，芝加哥社会学的研究工作重新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学的左翼倾向和分支社会学的专门化在这段时间内并行不悖（Abbott, 1999: 138 - 140）。

《城市》（*The City*）一书收录的是帕克时代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纲领性文字，编者是帕克和伯吉斯（Ernest Burgess）。这些文字在帕克来华授课前的 1925 年已汇集出版，并随着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的起落而扬名和式微。这篇书评所讨论的芝加

<sup>①</sup> 1962 年被聘入系的从事齐美尔（Georg Simmel）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列文（Donald Levine），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个隐形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人。

哥学派，将集中在对中国社会学有着最重要影响的帕克时代。通过简略回顾芝加哥社会学的传统，来阐发芝加哥社会学的一些内涵，以及在今天的中文学术界重温这本出版于90年前的老书的意义。<sup>①</sup>

## 一、芝加哥学派的“前史”与“新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芝加哥学派给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转变。帕克和伯吉斯被大多数的社会学人和学科史研究者认为是芝加哥学派最卓越的导师。但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许多研究生却是从托马斯（W. I. Thomas）的巨著《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中汲取了研究灵感（Abbott, 2009: 400）。社会秩序在分化和重组之间的交替往复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母题。而托马斯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则代表了早期芝加哥学派对社会秩序及其治理历史性的关怀。对托马斯来说，基本社会秩序的组织化程度，而不是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才是社会学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这种对社会“非组织化”（disorganization）的关心，一直延续到帕克时代芝加哥社会学的训练当中（Abbott, 2009: 412）。

在托马斯那里的个体生命研究，和史学的研究一脉相承，通过对个体独特的生命感受力来描述“社会失序”的状态。托马斯是不折不扣的个体主义者，在他皇皇巨著中通过数量庞大的日记、通信等文件呈现的波兰农民，是流离的生命共同体。对八十多年前的吴文藻来说，托马斯的“生命史”研究不仅是芝加哥社会学的奠基，也是美国社会学从人格类型来研究文化的重要拓展，与以“民风”（folkway）来研究文化的孙未楠（William G. Sumner）构成了二十世纪美国社会学的两个重要的研究思路（吴文藻，1933: 4; 8）。

波兰农民的经典形象，也闪现在机器轰鸣的匹兹堡（Pittsburgh）和春田（Springfield），构成了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下研究美国生活的象征（Fitch, [1910] 1989; Greenwald & Anderson, 1996）。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芝加哥社会学面对的是方兴未艾的社会调查。调查员对受工业化和城市化猛烈冲击的传统社会充满了震惊、不满和怜悯。“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和道德衰败随之而来，而

---

<sup>①</sup> 本书的中译本据悉2016年内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杭苏红，校者张国旺。

调查员们深入社会问题的第一线，通过不同程度地参与田野工作和充满激情的描述，来揭示种种道德不毛之地的源起与现状。显而易见，美国的核心工业地带是社会调查的热点地区。

帕克对现代城市中的“失序”与“秩序”之间的流转往复同样关注，而城市中人不知疲倦的流动对帕克而言是现代人的最基本生命样态，但身处异乡的波兰农民的生命叙事，并不是帕克把握芝加哥这样的庞然空间的社会学钥匙。记者出身的帕克认为社会学一定要把握那些城市中飘零的个体结成社区的共同纽带，以及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共同记忆。一言以蔽之，社会学的关键在于破解社区何以成为共同体的问题。

这样看来，帕克对社区研究的关注、强调和改造并不是偶然，但他主导的芝加哥学派也并不是重起炉灶。社区研究方法的生长和在帕克之前就已经进入芝加哥社会学视野的“社会组织”密切相关，其核心是时间与过程中的组织（Abbott, 1999: 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芝加哥社会学的研究，尤其是博士论文的研究并没有将美国工业化对社会组织、社区结构带来的社会冲击和道德后果看作一个核心题目。在20世纪的头十五年中，芝大的年轻社会学家们仍然坚定地以城市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对象（Abbott, 2009: 407）。这些积累当然也影响了成熟的帕克。但对初出茅庐的帕克却非如此。帕克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美国学者一样，年轻的时候都在欧洲的一流大学里面学到了自己日后研究的第一门技艺。欧洲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丛生的状况，刺激了许多帕克的同龄人，但怎么从自己的土地上找到学问的新脉，是帕克们在从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毕业之后面对的共同问题。<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柔化了进步主义时代激荡的道德批评乃至左翼的政治风气。芝加哥社会学的经验母体——城市社区，此时也迎来了更为充分和复杂的组织发育和形变。恰在此时，帕克和伯吉斯的两位前辈，斯莫（Albion Small）和亨德森（Charles Henderson），以及才华横溢但我行我素的托马斯都离开了社会学系。帕克和伯吉斯的学术兴趣，导引了芝加哥社会学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次转型，这个转型从“破”和“立”的角度来看都有非凡的意义。<sup>②</sup> 从“破”的角度

① 罗斯（Ross, 1991: 143-260; 424-470）更宽泛地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诸学科转型的历史脉络和背后的一些社会思想的根源。

② 正如兰诺（Lannoy, 2004: 34-62）看到的那样，“破”和“立”恰恰是《城市》的两个版本的主题：帕克在1915年撰写的同名长文是《城市》这本书的雏形。在这篇文章中帕克的重点不在重新确立城市研究的新路，而在于清理出社会调查这一传统的问题。而当十年后这篇长文扩充成书时，已经成为芝加哥学派当仁不让的新导师的帕克则重在阐明“人文生态学”的概念。

上来说，帕克和伯吉斯合著的两本著作《城市》和《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导引》(*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强有力地批判了风行于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调查。<sup>①</sup> 从“立”的角度来看，帕克和他最忠实的追随者深刻改造了芝加哥学派的田野工作模式，从而为城市社区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sup>②</sup> 帕克本人对城市中的族群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兴趣则给芝加哥社会学注入了新的经验血液。

当 50 岁的帕克在 1914 年接受托马斯的邀请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之后，他首要的教学任务是“社会调查”课程。这门课程对曾在新闻业有着不浅资历的帕克来说，应当是最合适不过的。不过，这一段经历恰恰培养了帕克将社会调查和“芝加哥”社会学分离的决心。帕克对带有调查色彩的城市社区研究的疏离，预示着他改造这个流行于进步主义时代的研究思路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帕克和邀请他来芝大的托马斯并无分歧 (Lannoy, 2004: 39)。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对影响芝加哥的巨大移民潮进行观察和研究是促成帕克等人改造芝加哥社会学的第一个历史契机 (Park & Burgess, 1924: 28 - 87)。城市的发展对社区，尤其是对移民群体和从事特定工作的工人群体的聚集形态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社区对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文化延续和社会关系的再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大量移民的加入及其所带来的融入问题 (assimilation)，即使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调查，比如“匹兹堡调查” (The Pittsburgh Survey) 中屡见不鲜。<sup>③</sup> 但帕克认为社会学应该提供一种新的科学去探索这一美国社会的大问题。在帕克看来，这门新的科学可以揭示出城市人口和位于城市空间的各种体制、设施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结合的过程，是帕克 (Park et al., 1925: 6) 所谓的生态组织化 (ec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city) 的过程，而这一结合的结果，使城市成为一种心物合一的机制 (psychophysical mechanism)。要研究这个心物合一的机制，人类生态学这个新学问需

---

① 迪冈的著作将芝加哥学派看作美国社会学摆脱进步主义的社会调查风潮的象征，而帕克则成为这个转折的核心人物 (Deegan, 1988; Abbott, 1999: 31)。而在研究民国社会学成长的中国思想史学者那里，从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多少也是学派重造学科另一个典型 (黄兴涛, 2008)。

② 林德纳 (Lindner, 1996) 的研究则更为细致地将帕克和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代表的 (现代) 英国人类学的民族志传统关联起来。林氏认为芝加哥学派的“自然主义”式 (naturalist) 观察，道出了帕克时代芝加哥社会学田野工作和社会学写作的特点，点出了马林诺夫斯基“再造”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理念，但笔者并不是完全认同。不过，从帕克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关联，却对燕京社会学派在吴文藻之后，尤其是在费孝通手中的再起有着特殊的意涵。这对于理解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成长亦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③ 布默 (Bulmer, 1984: 12 - 27) 简明扼要地交代了芝加哥社会学与芝加哥代表的 20 世纪早期城市问题之间的关系。

要弄清楚其两个基本面向：城市的物质结构和道德秩序（Park et al. , 1925: 8）。

在帕克看来，城市的道德意义和进步主义时代社会调查所秉持的道德观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城市社区之居民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民风（mores），也就是说，人群在城市中变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各个社会群体的习惯、流动和相互关系，构成了城市社区这个整体。而在帕克的前辈们，即社会调查的积极实践者们看来，城市的道德出现问题，根本在于城市的下层人群——无论是从财富分配，机会分配或者种族的观点来看——缺乏支持和资源。正因为身处不同社区中的人意味着在不同的民风里面成为不同的人，帕克认为此前由社会工作者和新闻田野工作承担的社会调查虽然充满了批判意识，却不能揭示出城市作为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本底蕴。<sup>①</sup>

因此，与其说帕克对社会调查的“反动”是要弥补之前社会批判色彩浓厚的社会调查所缺乏的“科学性”，不如说是他试图寻找移民大潮冲击下美国都市的民情之根基。这一点上，帕克和他在德国学习时期的老师齐美尔一样，毫不犹豫地以陌生人这个形象作为他寻找新学问的起点。城市中最基本的民风，就是建立在熟识基础上的初级社会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被陌生人之间形成的次生关系（secondary relationship）所冲击并因此而趋于解体（Park et al. , 1925: 19 - 25）。<sup>②</sup>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场”体现的正是初级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解体过程。这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支持传统社会关系的“道德秩序”，这是帕克想在研究城市的新学问中探究的问题，也是在世纪转折时备受“社会问题”困扰的大西洋两岸孜孜以求的新路。<sup>③</sup>

## 二、芝加哥学派的探路

帕克的社会学探索并没有执着于铺陈齐美尔的灵感。在他看来，这种次级关

- 
- ① 帕克对 1910 - 1914 年间凯洛格（Paul Kellogg）主持的匹兹堡赞赏有加，这很大程度上出于后者在新闻报道的卓越性上，而这种卓越性恰是帕克认为社会学研究所需要借鉴的新思路。
- ② 不过，帕克并不认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和次生的关系注定只是后者取代前者那么简单。在 20 世纪初的芝加哥政府中，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的实质恰恰是在日益形式化的政府机构中树立个人化的忠诚关系，并用这种帕克认为封建性的人身关系来控制组织上日渐“非个人化”的政府机构（Park et al. , 1925: 35）。
- ③ 在《城市》一书的另一作者伯吉斯看来，城市生活成为经典社会学家那里的重要关注对象，恰恰是因为在城市生活中能找到所有“社会问题”最为剧烈的形态（Park et al. , 1925: 47）。关于世纪之交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罗杰斯（Rodgers, 1998）进行了专门的分析。

联的出现和城市中的流动性 (mobility) 密不可分。流动性也成为《城市》这本文集乃至帕克时代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核心词。伴随着不可抑止的流动性,“城市人口中的那些来去随意、流动性强的群体一直面临着无休无止的焦虑,他们不仅受到每一次新思潮的鼓动,还总感到一种持续存在的恐慌,从而使社区始终处于某种危机之中”(Park et al., 1925: 20)。这一流动性和城市中日臻完善的媒体、交通相关,但它却使得原本会造成传统社会崩裂的“紧要关头”日益成为城市人口的日常,帕克看得很清楚,在人群与公众当中,他们所处的每时每刻都可被称为“紧要的”(psychological, Park et al., 1925: 18)。正因为帕克将城市中的危机和紧要的时刻都看作“心理”危机,这些生活中的紧张就恰恰是可以控制的。掌控这些紧张背后的集体心理,也就能理解现代社会或将经历的一切动荡,从骚乱到革命,莫不如是。

这种直通内心,而却永远无法把陌生人去陌生化的关系,恰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联的核心。在帕克看来,城市生活的目的,并不是把在充分流动基础上的社会关联变成像农夫与土地那样的纽带,而是让城市人认识到城市这个社会对其生活方式的期待。社会学需要如何观察和理解这样的充满陌生化的民情呢?

公共舆论和劳动分工是帕克认为最重要的两个分析入手点。在帕克看来,新闻,而不是信息,是城市中的民风最重要的载体,因为新闻中流通的是城市中人面对的充满紧张和不确定性的生活状态 (critical situation)。<sup>①</sup> 在帕克看来,作为民情之载体的社区是通过舆论 (public opinion) 联系起来的,因此认识舆论的演变机制也就是研究各种民情之间是如何关联的。

劳动分工对城市的意义要言之是塑造了职业群体的特征和性格。各职业群体不仅将城市人口归入分工与交换的大体系,也是城市所独有的群体。不过,帕克敏锐地看到,分工的核心是纪律,因此职业群体,无论显微,都可以在纪律塑造群体性格的取向上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说,职业群体的归属与通常所见的政治态度和道德习惯之间的关系是城市所独有的历史关联 (Park et al., 1925: 14 - 15)。

在帕克看来,流动性增加的第一个基本后果,就是道德秩序的不稳乃至解体。在针对酗酒和风化的道德运动中,正是城市社会中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才创造了一个

---

<sup>①</sup> 帕克 (Park et al., 1925: 19) 非常明确地指出,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紧要时刻,使得那些死的信息 (dead matter is mere information) 变成了和生活相关的鲜活新闻 (live matter is news)。

表达人之自然的独一无二的空间。帕克尝试用道德区域 (moral region) 的说法来初步描述这一流动性带来的后果。道德区域的存在表明人在主流的道德秩序下被压抑的激情和欲望需要一个空间去发泄出来 (Park et al., 1925: 43)。这个意义上的空间分隔, 同根据职业以及经济利益进行的分隔有着重要的差别。帕克认为, 这种分隔方式使得每一个社区都会成为一个道德风尚意义上的单元, 也就是道德区域, 而这些道德社区的形貌和个体的人所创造的形式是殊途同归的: 两者都在表达受到压抑的欲望。

道德社区和社会习染 (social contagion) 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分隔人群的基本机制。种种和常人性情相悖的激情越来越在特定空间中沉淀下来并变化出新的形态。这种空间形态的生产和演变, 构成了社会学处理人的自然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入手点。帕克 (Park et al., 1925: 46) 说得很明白, 城市充分而彻底地展示了人类本性 (human nature) 中的善与恶。

对城市的民风与道德秩序的关注, 是帕克将城市看成人性的实验场的根本原因 (Park et al., 1925: 99 - 122)。正因为如此, 帕克 (Park et al., 1925: 7) 在书的开始就很明白地指出, 这种新的学问和人类学有着有趣的关联, 因为城市内部所蕴含的基本冲动与原始社会的并无二致。

帕克的合作者伯吉斯对流动性的界定则带有更强的有机体论的基调: 流动性实在是城市的新陈代谢。在伯吉斯看来, 流动性的本质是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经验和挑战, 而如果城市社会对流动与流动人口的反应能和城市中的人格发展结合, 那么会带来有益的反应, 反之则会产生种种“失范、解体 and 病态” (Park et al., 1925: 59)。简而言之, 伯吉斯那里的城市研究, 就是对流动性的种种测量和对其前因后果的探究。

伯吉斯用“入侵” (invasion) 的各阶段来描述城市社区变化的基本过程: 入侵现象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初始阶段, 第二阶段或称发展阶段, 以及高峰阶段 (Park et al., 1925: 49)。而社区变化的结果, 则是与各个城市空间相适应的人口组成了所谓的城市中的“自然区域”, 各种区域之间的边界及其变动, 则是进一步研究城市社区生长的表征。在帕克和伯吉斯合著的那本广为人知的社会学教材中, 两位芝加哥社会学黄金时代的代表学者将空间性很强的“竞争”概念作为看待社会的基本前提 (Park & Burgess, 1924: 558)。

不难看出, 伯吉斯对空间性的强调和帕克看重的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 如冲突、

吸纳、连续等，形成了很好的互补<sup>①</sup>，多少为帕克时代的芝加哥学派找到了分析的核心，即时空中“位置”（location，Abbott，1999：204）。

这个以竞争作为基本阐释机制的定义，在帕克的学生与合作者麦肯锡（R. D. McKenzie）那里发生了改变。麦肯锡在其收入本书的文章中首次强调人文生态学的核心是一种时空关系（Park et al.，1925：63-79）。尽管这一阐释和帕克所期待的“人文生态学”未必严丝合缝，但麦肯锡毕竟将两位老师那里的“流动性”概念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联系起来。麦肯锡将人类社区分成了四个基本类型：初级供应型社区（primary service community）、分配性的社区、工业型城镇以及特殊社区。前三者的兴起和规模都深受商品生产和流动的影响，并且是物质分配的环节。第四类则和特定的社会需要相关（Park et al.，1925：44）。决定各类社区的地址有两大动力，即“工业竞争和劳动分工这两种最能开发人类潜能的制度”（Park et al.，1925：13）。工业竞争导致了物品的流动，分工改变了人的流动，两种流动在空间上的印记，就是城市社区的兴起和变化。其宏观和长期的表征，就是人口规模和构成的变动。流动性与人类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动力联系起来。社区的四种生态学类型也很有趣地呼应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社会思想关于社会类型演进的说法（Park et al.，1925：66-70）。在人文生态的思路里面，流动性不仅成为人口的特征，也成为社区变化的基本形态。

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上文中勾勒的基本问题才有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式和理论感受力。年青一代的芝加哥社会学家也在这个时期贡献了一批扎实和富有想象力的城市社区研究。比如特拉希尔（Frederic Thrasher）的《帮派》（*The Gang*，1927），佐鲍尔（Harvey Zorbaugh）的《金岸和陋街》（*The Golden Coast and the Slum*，1929），沃思（Louis Wirth）的《城中区》（*The Ghetto*，1929）以及杨（Vislick Young）的《俄国城的朝圣者》（*The Pilgrims of the Russian Town*，1932）等。<sup>②</sup>城市空间秩序和失序与社区的文化结构、人口流动以及与社区之中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关系成为上述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这些研究的作者并没有致力于将“人文生态学”作为一个完全清晰的概念或者独立的研究主旨来展开，而是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早期芝加哥学派对社会秩序的

<sup>①</sup> 帕克在燕京大学讲学的时候也同样强调了这些基本形式（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02：13）。

<sup>②</sup> 年轻的费孝通在北平读书时候写下了有关本书的相当详实的书评（费孝通，1999b）。

“治” (organization) 和“乱” (disorganization) 的关心。即便如此, 帕克和伯吉斯重视的“时空位置” 仍然成为新一代芝加哥社会学家的研究单位。种种位置在城市机体中的变化, 是城市之新陈代谢的一部分。这些空间上的位点, 也因此成为城市的自然史的一部分。帕克关注的“道德区域” 和伯吉斯那里强调的“自然区域” (natural area) 因此被统一起来。在芝加哥学派具体的社区研究中, 这种统一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帕克的学生安德森 (Anderson, 1923) 所描述的, 无家可归者的聚居区的兴起,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运输带来的都市空间的外扩以及“同心圆” 诸层次之间的变形。帕克在《城市》一书中所体现的洞见和局限, 需要在他指导下完成的田野工作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理解帕克时代的芝加哥学派所特别需要注意的。

笔者需要强调, 人文生态学一直被作为帕克时代的芝加哥学派留给之后的芝加哥乃至美国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门径。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思考方式, 人文生态学的确成为帕克身后遍布社会学各分支领域的常见分析思路之一。<sup>①</sup> 然而, 如果重看帕克时代芝加哥社会学的论说与研究, 人文生态学的整体性, 远远没有从事组织和人口研究的社会学所理解的那样严丝合缝。恰恰相反, 芝加哥学派在帕克时代的历史, 恰恰表明以生态学的方式研究城市, 和帕克将城市看作是人性的实验场这样的人文式的进路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仍可以作为问题引导我们重读近百年前的芝加哥社会学。<sup>②</sup>

### 三、结 语

今天, 无论是芝加哥学派还是当年从北京辗转到四川、云南的燕京学派似乎都在远去。不过, 吴文藻和费孝通两位先生的学术生涯却表明, 社会学的成长总是充满了在历史中学习的契机。在试图复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贾诺威茨看来, 即使

<sup>①</sup> 例如, 斯廷奇库姆 (Stinchcombe, 1983) 在其作品中对之娴熟的运用和简练的阐释。

<sup>②</sup> 当今最致力于重塑芝加哥学派遗产的学者阿伯特将这种充满张力的关系看作是社会学思维从“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到“情境史”的过渡 (Abbott, 1999: 99 - 220)。这种理解很有启发, 但社会学的“自然史”和情景史的意义, 尤其需要对社会学和社会思想中的“自然”和“行动”有充分的检讨, 这就超出了阿伯特在他出色研究中关注的可预期性 (predictability) 和突生 (emergency) 之间的区分。

是1967年的美国社会学，仍然需要这本40多年前的旧著中蕴含的想象力、概念和论说。这是贾诺威茨认为这本“老书”应该收入到芝加哥大学出版的“社会学遗产”(Heritage of Sociology)系列的原因。而这本“老书”的中译本面世，比起贾诺威茨所谓的美国社会学的补课时间又晚了恰好半个世纪。时光流逝，我们面对的这本老书，在今天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都未必是必读，但50年前贾诺威茨所说的遗产却未见得变轻。芝加哥社会学的研究理念，尤其是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贡献和局限在何处，当然是一般社会学家都会问的问题。但对中国的社会学家来说，面对它的感受恐怕更为复杂一点。因为这些文字里面也蕴含着我们许多的前辈面对一个异己学问的感受和随之而起的理想。所谓的遗产，不仅是芝加哥社会学的过往，也是我们的前辈从这些陌生的传统走向中国社会学的努力。这种努力，应该和这本老书一起，活在我们今天的研究和人生里面。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编，2002，《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费孝通，1999a，《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 ，1999b，《杨宝龄的〈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根宗派之客民〉》，《费孝通文集》（第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 费孝通、张之毅，2006，《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黄兴涛主编，2008，《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王利平，2016，《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以近代社会学与民族学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
- 吴文藻，1933，《导言》，《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
- Abbott, Andrew 1999,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Chicago Sociology at One Hund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9, "Organization and the Chicago Schoo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Classical Found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Nels 1923, *The Hobo: The Sociology of the Homeless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lmer, Martin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mie, Charles 2007, "On Edge: Sociolog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egan, Mary 1988, *Jane Addams and the Men of Chicago School, 1892 - 1918*.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Fitch , John [1910] 1989 , *The Steel Worke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Greenwald , Maurine & Margo Anderson 1996 , *Pittsburgh Surveyed: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Lannoy , Pierre 2004 , “When Robert Park Was ( Re ) Writing ‘The City’ : Biography , the Social Survey and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 *American Sociologist* spring: 34 – 62.

Lindner , Rolf 1996 , *The Reportage of Urban Culture: Robert 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 translated by Adrian Morr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Neill , William 1991 , *Hutchins’ University: A Memoir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1929 – 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k , Robert & Ernest Burgess 1924 ,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k , Robert , Ernest Burgess & Roderick McKenzie 1925 ,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dgers , Daniel 1998 ,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s , Dorothy 1991 ,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inchcombe , Arthur 1983 , *Economic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张 蕙